

一声老师，一生老师

管叶平

一朝沐杏雨，一生念师恩。

我在村里上幼儿园时，就听见大家喊她——“管”老师。我以为她是我家的“亲戚”，每次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碰见她，我也亲昵地喊她“管”老师。她总是微笑着点点头，一脸慈祥地对我说：“小朋友好！”

第二年，我在村小读一年级。开学第一天，“管”老师走进教室，在黑板上用粉笔工工整整地写了“刘雪云”三个字，开始自我介绍，告诉大家这是她的名字。“同学们就叫我刘老师吧！”她说。我一时诧异，回家就把这个“天大的秘密”告诉母亲。母亲笑了笑说：“以后你会知道的。”

读一年级，每天都有家庭作业要做，我很不习惯。“管”老师第一天布置的作业是要我们写自己的名字，每个字要写一行。我最讨厌写“管”字，笔画太多，我在心里一直责怪“老祖宗”。当我歪歪扭扭写完一个后，第一行后面的格子就空着，“跳过去”写“叶”和“平”两个字。第二天组长要收作业本给老师检查，我猛想起还有一行字没写，灵机一动，就把姓氏“补”好了。待到发作业本时，其他同学都领到了作业本，开始叽叽喳喳地炫耀自己得了“优秀”。我左顾右盼，心里发了慌。当我看向“管”老师时，她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。我的脸瞬间就红了，低下头，等着“管”老师发怒。这时教室里十分安静，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过了好久，“管”老师轻轻地走过来，握着我的小手，半蹲着，在作业本上边写边和蔼地说：“撇横点撇横点……”教我写完“管”字后，她问我：“你怎么变成‘幸叶平’了？我猜是因为‘管’字难写，你就写成母亲的姓氏了吧？”我没想到“管”老师比我还“聪明”，竟一下子就看透了我的心思。我重重地点了点头。“管”老师走上讲台，响亮地对大家说：

“男子汉大丈夫，坐不改名行不改姓。我们班里有十多位同学姓‘管’，今天我们就来学写‘管’字吧！”说完，就在黑板上一撇一横示范起来。

识字教学时，“管”老师说：“同学们，我们来猜谜语吧，看谁最聪明！”我们兴奋极了，聚精会神地听着。“红彤彤，一大蓬。见风它就逞凶狂，无嘴能吃天下物，只怕雨水不怕风（打一自然物）。”我们脱口而出：“火”。“管”老师一边竖起大拇指，一边挂起教学挂图：“不错，很棒，你们看，火燃烧得这么旺盛，正所谓‘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’。如果利用不好，发生火灾，会夺走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包括生命……”我们听得都胆战心惊。“再来第二个：两点中间一个人（打一个字）。”有一同学举起手来：“老师，还是‘火’呀。”“管”老师表扬了他，并用白色粉笔先写了“人”字，再用红色粉笔在“人”字两旁各写了一点。我们一看就记住了“火”字。轮到我们书写时，“管”老师要求我们坐姿要头正肩平身直足安，眼离书本一尺，胸离桌子一拳，手离笔尖一寸。我们姿势稍有不对，火眼金睛的“管”老师就会过来提醒。直到现在，我的视力还好着呢。一次带女儿去“视立美”检查视力，女儿视力为4.8，假性近视，要佩戴矫正眼镜。而我两眼视力均为5.2，这让我又喜又忧。

学习课文《乌鸦喝水》后，我们都喜欢上了那只聪明的乌鸦。“管”老师要我们故事新编。思考了一会儿，我举起手，站起来说：“乌鸦口渴极了，看着瓶子里的水位低、瓶颈细长，想到用衔石子的方法，但这样还没渴死就先把自己累死了。它想了想，在四周寻觅了一会儿，衔着一根吸管回来，伸向瓶里，喝到了水。”听完后，“管”老师带头鼓起了响亮的掌声：“你有这样的新办法，真了不起！我们办事不能因循

守旧，而要综合创新！”

第二学期，“管”老师安排我当班长。有一次，两个同学“打翻板”，其中一个输了不认账。两人撕扯推搡，把上衣的纽扣都扯下来了。见他俩动真格越打越凶了，我急忙把他们扯开，拉到办公室反思。“管”老师要我帮她穿针引线。她套好顶针，推了推老花眼镜，坐在书桌旁正一针反一针钉起纽扣来。末了，拿出两瓶“家家红”橘子罐头“安慰”他俩。上课时，“管”老师就教育我们：“你骂我，我骂你，骂来骂去，是用别人的嘴骂自己；你打我，我打你，打来打去，是用别人的手打自己。”听完“管”老师的讲话，我受到启发，连忙站起来补充道：“你帮我，我帮你，帮来帮去，是帮自己；你对我好，我对你好，以心换心，是对自己好。”同学们和“管”老师都鼓起了掌。那两个同学的心里“甜甜的”，脸上又露出了天真的笑容。

期末考试时，同学们都考得挺好。我考了100分，连“看图说话”都没有扣分。我领通知书回家给母亲看，“管”老师写的评语，让母亲很开心。母亲说：“你父亲也是‘管’老师的学生。在孩子‘拔节抽穗’的启蒙阶段，学校总是安排‘管’老师来教一年级。她所教班级年年是乡镇第一。听说她的教案都是‘免检产品’。我们家长都认可她‘管得好’，尊称她‘管’老师。”

然而“管”老师教完我们一年级，就光荣退休了。“采得百花成蜜后，为谁辛苦为谁甜？”一声老师，一生老师。

（管叶平，任职于武冈市实验小学）

关心下一代 教育好孩子 有奖征文

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40年同行·我与《邵阳日报》 有奖征文

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协办

相知相伴

张伟赞

那年春季，我告别父母，离开邵阳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，来到黄河岸边。在这里，我常吃别人不想吃的苦，常流别人不曾流的汗。很快，我立了功，入了党，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。

军校第二年，在一次手榴弹实弹投射时，由于紧张，脚底一滑，冒着青烟的手榴弹掉到我的脚边。虽然旁边的战友急忙捡起甩出，我还是被爆炸的手榴弹产生的强劲气流掀翻在地……第三天醒来时，我已经躺在了南京总医院的病床上。闻讯而来的父亲给我带来一些家乡特产和一蛇皮袋子《邵阳日报》，嘱咐我多看看家乡的报纸。

在后来的日子里，七百多份《邵阳日报》，我反反复复看了几十遍，那些飘着油墨清香的铅字让我爱不释手。家乡的山，家乡的水，家乡的一草一木，家乡的每一个变化，都呈现在我这个游子眼前。

1997年夏天，利用探亲时间我采访了一个普通人，

十八年来他坚持照顾一个瘫痪的远房叔叔。回到部队后，我挑灯写出了《十八年青春支起瘫痪的生命》，并怀着焦虑的心情寄到《邵阳日报》编辑部。半个月后，一个电话打到部队找我，话筒那边传来一个陌生而又亲切的声音。他对我说，他是袁光宇，我写的那篇稿准备刊发。接着，他又从不同角度谈起新闻的写作，让我受益匪浅。过了段时间，我收到了《邵阳日报》编辑部寄来的样报。当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出现在家乡的报刊时，我激动得在训练场上连跑五圈。

后来我转业到地方，在等待安排工作的日子里，县委宣传部又安排我到邵阳日报社跟班学习。在这里，我遇见了李日新、伍经建、马笑泉等一大批老师。在他们的指导帮助下，我从一个文学门外汉逐步走进文学殿堂，先后有诗歌、散文、随笔、报告文学在《中国青年报》《中国文化报》《湖南日报》等一百二十多家报刊杂志上刊发。

（张伟赞，湖南省作协会员）

相逢不必曾相识

张振勇

2008年3月，我正式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某单位工作。在部队工作时，我曾从事过新闻和政工工作。因此，单位安排我负责宣传工作。

在部队期间，我在搞好新闻报道的同时，兼顾文学创作，在军内外报刊杂志发表过一些文学作品。到地方工作后，有新闻素材时写新闻，没有新闻素材时就专心写点文学作品，做到外宣与创作两不误。

第一次在《邵阳日报》上发表作品，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。而记忆深刻的不是发表的新闻或文学作品，而是一篇工作研究——《融合式发展建强人防工程》。有一天上班时，我接到编辑林森打来的电话，他说我这篇工作研究有见解、有深度、有高度，准备刊用。此外，他还鼓励我多投稿。

后来，我在《邵阳日报》上发表了多篇工作性研究作品。更让我意想不到的，其中我在《邵阳日报》上发表的《浅谈县级人防疏散体系与管理》，被专业研究人员多次引用。我对文化散文有浓厚的兴趣。我曾以“故乡枝头的文化记忆”为主题，写了一组散文，这些散文大部分首发于《邵阳日报》。后来这组散文中的《龙灯》《山歌》

《渔鼓》《老屋》等，被《辽河》杂志刊用。

林森编了我许多篇文学作品。其中《龙灯，色彩斑斓的孩提记忆》是一篇近两千字的散文，他一字不改刊发了。这是我少有的一篇在刊发时没有被改动的稿子。编辑刘振华也编发过我多篇文学或评论稿件。只要是编辑发的稿件，我都会把原稿和刊发稿打印出来进行对照，思考编辑为什么这么改，好在哪儿，为什么自己没有想到这些方面。

君子之交淡如水，相逢不必曾相识。《邵阳日报》的编辑林森和刘振华，我与他们没有过细的交往。特别是林森，直到今天，我们都没有见过面。刘振华也只是在一些文学活动中见过几次面。但不管是哪位编辑，他们都是以质量为标准取舍稿件。

因工作岗位调整，近年我发表的文学作品不多。但我阅读《邵阳日报》电子版时，我最喜欢的依然是文学版。报纸副刊，是展现一个地方的文化窗口。《邵阳日报》副刊刊发的这些短小精悍的作品，不仅让我享受到阅读的快乐，更让我感受到邵阳经济文化阔步发展的勃勃生机。

（张振勇，邵东市作协理事）



水光山色

郑国华 摄

精神家园

割草记

陈静

家里领养了生产队一头牛。春夏时节，我的小身影总在牛绳一样的山路上移动，总在大山的怀抱里忙碌。牛在拼力犁田耙田、春耕夏播时，我不能赶着它去放牧。这时候，割草成了我的活儿中最紧迫的事。在一眼望不到边的田埂中，到处是庄稼。田头地角，山坡沟坎，小溪小河旁，没有杂草的影子。要割草喂牛，就得上山，到那高高的连绵蜿蜒的大山上去。

才十岁的我，戴上斗笠，拿着两头削尖的竹杠，还有一把磨得锋利的毛铁刀，小爬虫似的，沿着陡如梯子的路，一步一步上山。但爬到山上，嫩草也寥若晨星，要在树林里一觅一觅找。有的草太老，牛不爱吃，不割；有的草生得浅，割不上手。这样老半天才集成一担草挑回家。往往，茅草叶子像短剑，如锯片，一不注意，手上就划出血道道。我的一双小手，布满了伤痕，老的没好，又有了新的。母亲看到了，总叮嘱我，割的时候，左手把草抓紧，就不会划伤。右手握刀要稳，下刀慢点儿。

开始割草的时候，我才上学，八岁多的样子。父亲带我过一回。月亮还没下山，我们走上了山岭。远远天边，一抹鱼肚白。慢慢

缓移步。父亲听到我的喘气声越来越粗，知道我挑不动了，要我歇一歇，慢慢走回家。父亲一刻不停，快步下山去了。

我把草担子一扔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好久好久不想动弹。树林的鸟叫声早散了。拖着长音的蝉鸣连连响起。路边柴草叶上的露水，早不见了踪迹。四脚的“狗婆蛇”，拙笨爬动，从路这边跑到路那边。我歇了一会，又有了点力气，就挑上草担，一步一步走。下了一道坡，转了两个弯，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。不巧，我动手捆的那把草，在颠来颠去中松开了，全散在地上。可想而知，我那时多么沮丧！口渴了、肚饿了不说，最急的是上学要迟到了。父亲早下了山，空洞洞的大山中，不见其他的人影儿。我那个急呀，恨不得扔掉草担子，飞快跑下山去。比谷粒还大的黑蚂蚁，四处爬着，像在找食儿，又像串门儿。它们见我呆立着，纷纷爬上了我的脚，我的腿。我一跺脚，黑蚂蚁掉了下去。这时，我一咬牙，鼓上劲儿，又重新扎好散开的草。

记不起是怎么挑着草担走到了家。记不起怎样端着碗筷吃了早饭，只还感到狼吞虎咽的记忆永远消失不掉。同时，老记得低头敲开教室门，对老师解释为何迟到的情景。

此后，一到春夏时节，牛忙着犁田耙田的当儿，我便从大山上割来一担担青草，让牛儿吃得饱饱的。我家的牛栏旁边，也总是堆着一担担青草。我从父母眼里，看到了赞许目光，心里美滋滋的……

（陈静，隆回县作协主席）